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四十二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唐紀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 豫肅宗長子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二

廣德元年正月以國子祭酒劉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度支等

使如故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讚

瑱言涉不順王仲昇在賊中以屈服得全賊平得歸與元振善奏

瑱與賊合謀致仲昇陷賊瑱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於路由是藩

鎮皆切齒於元振 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

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

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

軍於是僕固瑒等帥眾三萬追之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

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

官軍將至朝義獨與胡騎數百欲北入奚契丹李懷仙遣兵追及

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瑒與諸軍皆還

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閏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

磁六州節度使磁魏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魏博

自田承嗣始傳五世至田洪正入朝十年復亂李懷仙仍故地為

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日貝魏博相磁洛備亂李懷仙仍故地為

幽州盧龍節度使 盧龍藩鎮自孕懷仙始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

營瀛莫平 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固瑒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

薊妣禮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

而授之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

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

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

暴掠帥遺之旗母微夫切止之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

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

東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瑒恃

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率正切疾也春秋今內樹四帥外交回

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五月制分河北



譜

程元振譜

來瑒

史朝義謀

李懷仙教

薛嵩等

李懷仙使

回紇傳國部

來瑒

諸州以幽莫為檀平勤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具

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

為澤路管 六月癸酉禮部侍郎楊紹_{烏版}上疏以為古之選士

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_亮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

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_議

切未隆二年以制思立建言乃詔明經試帖_策十從此積弊轉而

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

以求僥幸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

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

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

三道_{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

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

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考文者

以聲病為是非_{謂以聲律}風流頹弊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

多僑寓士居鄉土_{僑渠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_{似祖}

詩云維桑與梓者言父之所鄉里舉為在流寓者庠序推為救禮

部具條目以聞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

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_{胡廣云凡官名祭酒皆一}

則老者一人辛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為稱祭酒試通者并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

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

之 七月吐蕃入大震關_{隴州開源有大震}陷蘭廓河鄯洮岷秦

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

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

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縉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

監牧_{魏主九切書傳云糗糧之糧也監居脂切唐自正觀至麟德}

之名始畜馬牛軍城戍邏_{即佐切}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

銳者皆徵發入接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_{謂稍}

盛暴如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

侵暴如盛暴如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

吐蕃入大震關

辛未年上京言僕

同懷恩欲反

吐蕃入寇上遂幸

陝

程元振
初僭上疏乞斬

為左任矣上忍甚切衣襟也左初僕同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

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婿恐其合謀襲

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上口到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

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

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

露八月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上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真興

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

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

言甚切至上遣使慰諭之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

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

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

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

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

萬衆彌漫數十里度渭循山而東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

猝不知所為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戊寅吐蕃入長

安剽掠府庫市里焚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

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

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

商州今速往收之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乃使延昌自直

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大喜聽命比至商

州行收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

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

全緒至韓公堆書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百姓入

給之曰郭令公上力正切郭子儀時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

矣虜以為然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程元振專權自

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

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

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廢言太常博士柳伉

郭上儀迎於
淮水

僕固懷恩謀取大
原

白玉焦暉殺僕固
瑒

除李光弼東都
監守

如浪上疏以為良醫療疾上力也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

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繇讀由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

首馳告天下悉出內史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

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

未悛且緣切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

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

護功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十二月車駕發陝州左丞

顏真卿謂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

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

諸軍迎於漣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二年正月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勣謀潛

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

與戰場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

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

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

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二月子儀

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

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以右散騎常侍王縉為黃門侍郎太常

卿杜鴻漸為兵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

其將白玉焦暉帥眾攻瑒殺之傳首詔關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

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

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郭子儀如汾

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上

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道

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

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

掌禁兵遇之加厚自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

洋迂險勞費三月以太子賓客劉晏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

周見安為世連

楊紹器獻貢孝

弟之類

李光弼愧恨成疾

僕因懷恩結回紇吐蕃寇京師

段秀實其人

稀政繼士卒

開汴水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時

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授穗上如回切又如下徐

陳漕運利病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

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五月初行五

紀曆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司天臺官屬郭獻之等禮部

侍郎楊綰奏歲貢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七月稅天下青苗錢唐租庸調之法曠代宗始以賦定稅而斂以

苗錢以給百官俸房用切秋時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征即征之

王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

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

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薨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

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

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

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

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十月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如字諸將請戰郭子儀

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

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

陳於乾陵之南乾陵為切在奉天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

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涉涇而遁涇堅丁切水名在涇州徒行厲水曰涇十一月

郭子儀自行營入朝郭晞子儀之子在汾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

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孝德

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

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漿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

召秀實曰柰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

實盡辭去選老健者一人健必益切或能行也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

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

實

李抱真五三丁樂
一之兵

獨孤及諫上張寶
李賢慮

吐蕃請盟

常侍負若屬邪若屬如字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

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動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

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則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

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顧此左

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並如字兵志十人為火伍中敢譁者死秀實因

留宿軍中晞通夕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相擊以夜行也秀實旦

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邠州由是無患十二月子儀還鎮河

中是歲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永泰元年正月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

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

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

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如字請摠閱試習武備

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最三月命左僕射裴

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

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者陛

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

稍銜口上其廉切鐵有飽食相召為祿仕此忠鯁之人鯁古否切

疆四支喻君有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

生產空於杼軸上直呂切謂賦斂之多杼軸為擁兵者第館豆街

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隨陛下不以此時思所

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為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

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

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

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

其餘以糧儲罪履之資罪父佛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

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吐

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

非不謂不對確

詰之利

第五琦行稅田十中

三一

李寶臣等自署

文武將吏

僕固懷恩等入寇

子儀單騎見虜

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

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四月命御史大夫王翊

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諝呂入奏事上問推酤

之利唯音角說一木以渡水曰推謂官自酤賣酒獨收其利也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

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見

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

左司郎中五月畿內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

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

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

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朝廷專事

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

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寇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

子儀請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途遇

暴疾而歸死於鳴沙范志誠領其眾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

國大患上猶為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

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甲辰吐蕃十萬眾至奉天京城震恐詔郭

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丁

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十月己未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

相與入寇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

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

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

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

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

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子

儀曰此適足為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

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

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

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懼其大

回紇與唐俱戰
吐蕃

魚朝恩專將神

策軍迎扈

祭酒蕭昕
可廢學校

劉晏為都畿
轉運使

魚朝恩帥六軍子
弟往國子監聽講

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摠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子儀遺之綵三千匹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入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浸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閏十月郭子儀還河中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詳介上言學校不可遂廢

大曆元年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以戶部尚書劉晏為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錢鹽鐵等使分理天下財賦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參會舍切謂朝

會也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常參官也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其文武官職事九品則朝朔望而已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入莫

顏真卿奏論

事不當先白宰相

相

魚朝恩諱易發宰相

常棣諸諸節度使王壽俊二農

民苦什一之法

郭子儀今主自

耕

敢與之抗辛卯命有司修國子監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官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豈誅之果實豈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奉昔切謂未得通籍出入禁門者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仗直亮切謂為儀衛者無得闕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上於金切語暗啞不明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

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誅謗貶峽州別駕

八月國子監成釋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送鹿切易鼎卦覆公餗釋去餗入珍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給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衣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日南至赦悉停什一稅法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二年正月分劔南置東川觀察使鎮遂州二月郭子儀入朝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常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

郭曖與公言

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

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諺魚戰勿俚俗所傳之言也不癡不聾

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七月

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真福於是窮壯

極麗盡都市之財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費逾萬

億乙力切十千曰億衛州進士高郢以井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

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

又曰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又曰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為法而

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

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禳福上如羊今興造急促晝夜

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

然又曰陛下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物外徇左右之過計傷皇

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皆寢不報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

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造寺無

窮上嘗問以佛報應果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

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逆

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

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

之載等每侍上從容多談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流相化皆廢人事

而奉佛政刑日紊矣十二月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

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子

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

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三年二月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

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明

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

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既

至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欲以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泌

郭曖與公言

言

高郢上書諫

敬寺

玉指等言

敬福

賊發子儀父冢

子儀諸子皆奴

材

上於光福坊起宮
賜李泌

朱泚等共殺李懷
仙

吐蕃連歲入寇元

載議徙馬璘

子儀退甲士往見

與朝恩

元載使周皓殺魚
朝恩

固辭上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

然後為宰相邪後又為泌娶盧氏女為妻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

光福坊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蓬萊院 六月幽州兵馬使朱

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此禮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

自稱留後朝廷不得已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以希彩知幽州留

後 十一月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

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

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而使子儀以朔方鎮邠州諸將皆以為然

十二月徙馬璘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

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

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

將士請衷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

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僮徒紅朝恩

迎之醵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

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五月子儀自河中遷于邠州

五年正月觀軍容宣慰處置使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

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

皆有寵於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

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懌元載測知上拍乘間奏

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為方略朝恩

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載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

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三月寒食上置酒宴貴近

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

朝恩自辯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加劉希暹王駕鶴御

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

爪牙並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罷度支使及關內等

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事委宰相領之元載既誅魚朝恩上

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

元載專橫上慮

李泌於江西

元載之權私收

李懷瑗殺朱希彩

李懷瑗不立子為

留後

李和筠授元載

之黨

回紇以馬易練

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悉知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
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
寵於上忌之言泌知朝息之謀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
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
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上側羊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
游使善待之屬之欲

六年八月上益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
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江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
載由是稍絀救律切亦作詘是歲以尚書右丞韓滉為戶部侍
郎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
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
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

七年七月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悻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
官李懷瑗因眾怒伺間殺之經略副使朱泚權知留後遣使言狀
十月以此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年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亳離亂之後治軍勸農
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上蒲發切跋獨彰真賦未嘗闕歲遣
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

疾亟召掌書記齊映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遣子歸私第彰從
之遺表稱臣今必不起倉庫蓄牧先已封籍秦昔勿籍謂軍中將
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命堵音觀言不遷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工部

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
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三月以李勉為永平節度
使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元載之黨徐浩薛萑皆貶外州朝廷

稍肅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
馬皆驚瘠無用驚農都切駘也瘠秦昔勿瘦也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
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七月

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十餘乘九月晉州男子郇摸

晉州男子吳五上

書

元載請築原州

田承嗣子妻公主

贈和尚為司空

朱泚入朝留之

李正己等請討

田承嗣

郭子儀請立僚

屬不從

綸頌以麻辨髮上博典切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

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斯筐中棄於

野京北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

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

隴右山川形勢長時吐蕃數為寇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

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瀋

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

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

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

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

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

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

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上

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六月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藏才很切謂

釋氏法苑義林十年春正月朱泚入朝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

之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為魏博節度

使田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

其隙討承嗣四月貶承嗣為求州刺史仍命諸道發兵進討時朱

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

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 八月郭子儀入朝復還邠州子儀嘗奏

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今公勲德奏一屬吏而不從

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

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

事入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

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十月李寶臣大破田承嗣將盧子

曰承嗣將為李
寶臣斬於清水

下詔赦田承嗣

馬璘臨死何後
事於段秀實

元載受誅

楊綰奉詔京
官俸給

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
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
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
倩倉向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
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
賢子尚爾况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
承嗣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之至

十一年二月田承嗣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
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 十二月涇原
節度使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
嚴兵以備非常丙申璘薨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啾門屏秀實悉
不聽入命押牙馬頓婢歷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
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
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偶語州鄰耳語輒執而囚之非護喪

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
以軍法從事詔以秀實為涇原鄭滑節度使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
奉身節儉室無姬妾非大會未嘗飲酒聽樂

十二年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王縉附之上含容累年載餘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
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子消切醮
其誠圖為不軌者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賜載自盡

貶縉括州刺史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四月
以楊綰為中書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
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

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
侈亟毀撤之上直列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
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
奏京官俸太薄遂有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五月詔

及定諸州軍兵

上嘆得楊綰

連

時人譏堂菜之

辭祿

楊常之相薦為

真卿

上不責韓滉

奏瑞璽之非

蔣鎮阿諛更

言瑞璽之寶

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又令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倍多益寡指簿俸切克謂聚斂上下有叙法制粗立。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七月薨上痛悼之甚謂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元載王縉之為相也上日賜以內厨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八月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餐七安切謂廩祿之外復有餐錢也乞停賜饌許之袞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唐制宰相堂封歲三千六百緡與元後纒千二百德宗時復舊臣光曰君子恥食浮於人家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袞者亦未可以深譏也

楊綰常袞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召還以為刑部尚書先是秋霖河中府他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胡廣恐鹽戶減稅十月奏兩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好能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十一月蔣鎮還奏瑞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靈曜本下州都虞候也大曆十一年汴宋留後田神玉卒朝建以靈曜代之靈曜不受詔而反詔李忠臣李勉等討斬之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

上不問諸藩臣
各據州郡

吐蕃入寇三正

崔祐甫不賀貓鼠

同乳之妖

遂有吳太后僕射

帝哀請試李泌
為刺史

田嗣承董延姬
留後

李希烈逐李希
忠且得為留後

上崩德宗即位
宰相常秉安

崔祐甫之非

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納守青州正己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佑具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眾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眾二萬相與根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二月吐蕃寇靈州奪填漢御史尚書三渠水口三渠謂漢渠尚書渠以弊屯田六月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

害者以為瑞常衣帥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

常為妖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為空戒法吏之不

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十二月以吏部尚書

轉運鹽鐵等使劉晏為左僕射知三銓及使職如故銓且緣切唐制吏部兵部

皆有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尚書所掌為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為守銓其一為東銓銓各有印上召江

西判官李泌入見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十四年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二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詔以其姪悅為魏博留後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

政委妹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左相都虞候李希烈

因衆心怨怒與大將丁儁等共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

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

留後五月上崩德宗即位諒陰中動遵禮法常袞惡中書

舍人崔祐甫奏貶祐甫為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

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

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

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

問御卿言可貶今去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為欺因貶

崔祐甫革官

爵之盛而後

為杖

衣為潮州刺史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居諒陰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衮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上居延切察也下賢愚同帶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臣光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

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共然也已不置豪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職古謗切書無曠無官注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

詔罷省四方貢獻不急者又罷黎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所留者悉隸太常詔尊郭子儀為尚父諡公為周師尚父說者加太尉燕中書令增實封滿二千戶月給千五百人糧二百馬食子弟諸壻遷官者十餘人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澤州刺史李鷄

於諫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祥瑞如御雲如字文選卿雲黼黻可漢謂司馬長卿揚子雲也後言瑞者以慶雲為卿雲蓋取黼黻之意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

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豢胡慣將切園養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豸豸女滑切獸名似狸蒼黑無鬣鬪雞

詔罷貢獻及濫音樂

尊子儀為尚父

却李鷄上慶雲

圖

放禽獸出宮女

韻作

軍士皆多明主
之出

馬燧選騎兵
造車甲

劉晏安權鹽
之利

許亮帶糧於
聞鼓

以六品備饋

革官官受
之弊

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
 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以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
 東承百井之敗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
 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稱昌字切宜也衣以便
 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
 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兗州人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
 良代州刺史委任之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
 山南江淮嶺南滎掌關內河東劔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聞滉培
 克過其故罷其利權出為晉州刺史至德初第五琦渠字切第五
 倫始榷鹽以佐軍用榷說岳切榷者步度橋爾雅謂之石和今之
 有如渡水之榷因以立名漢武帝初榷酤酒是也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
 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歲征賦所入物
 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
 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
 事六月詔天下寃滯州府不為理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
 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過登聞鼓檣也
 亦作擊鼓檣檣以白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於是檣登
 聞鼓者其眾右金吾將軍裴諝諝呂上疏以為訟者所爭皆細故
 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舉先天故
 事六品以上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
 備顧問以朱泚為鳳翔尹代宗優寵官官奉使四方者不禁
 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
 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
 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言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
 賦稅同皆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
 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上聞之怒杖光超六十
 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神策都知兵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為東都園苑使以司

叔玉駕鶴之權

以李正己所獻賜將士

顏真卿請

祖宗謚號

疎理代宗朝

留滯之弊

命毀元載

等第宅

減宮中常貢

崔祐甫薦

楊炎為相

農卿白瑋珪代之瑋以九切更名志貞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下上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瑋珪已視事矣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七月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苦本切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群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褒少不為貶今累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孝愴倉含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廟玉冊所刻乃初謚也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浪如字未叙者亦宣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并部曲畜產動以千計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疎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叙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初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大臣將帥官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時將帥官官競治第舍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減常貢宮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親重無比八月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詆諧粗祖古切諧也諧雄皆切獻諧也

沈濟言選
舉之弊

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
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為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
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為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
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
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直略以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蓄牧移徙也
不可本於鄉閭墜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
以上及群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
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
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
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衆
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
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
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量音良尚書掌七品以上選侍郎以序其資地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

知其它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為逃必州郡
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人
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
觀察租庸等使唐賦役之法有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絀調出繒纈布帛自判官副將
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
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鄉令諸使僚
佐盡受於選曹則安能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初衡州刺

史曹王臯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
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刺史始臯之遭誣在
治念太妃老將薨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
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九月改淮西為淮寧西川節
度使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
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上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
宰郭子儀之隸人上卿計勿僕隸也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

王臯
京杲杲
崔寧為朝廷
患

裴諝奏子儀
驍僕殺羊

上命
命靈馬為

馳

官官掌大盈庫

關播對上言為
詔之要

肩輿崔祐甫

中書

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乎諝曰此乃吾

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群臣附之者眾吾

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

亦可乎 葬代宗將發引上送之見輜輳車輜鳥昆切輳龍張切

喪飾以柳葉遂不當馳道稍拍丁未之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

奉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輅直

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上祝故王璵

黎幹以左道得進與羊諸切黎憐題切姓也左道禮亂名改作執

左道以亂政殺生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

不復擇日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

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

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

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

校其贏縮上余經切有餘利也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

負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

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

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

蠹蔽上多故切下音弊壞於物也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

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

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

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

為盜阻莊所切特也言險也上遣都官負外郎關播招撫之辭行上問

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

以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為理乎對曰下詔所

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

選乎上悅 崔祐甫有疾上令有輿入中書或休假古詞切在

大事令中使咨決

增節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唐紀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上 適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六十四

楊炎建議作

兩稅之法

建中元年正月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德宗相楊炎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視大曆十四年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版補籍切籍秦皆切所以書戶口與地也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凡民

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一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一人一頃以貧富為差為行

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上堅堯切僥居

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徭餘招切徭賦也租庸

礦所出也皆摠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初左僕射劉晏

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

晏久典利權眾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楊炎為宰相欲為元

載報仇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

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錢鐵等

使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

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洪姓也共工氏之後本不曉時

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

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

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眾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

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

楊炎建議奪

劉晏利權

田悅激眾罷

軍士怨朝廷

楊炎專政以復舊制

劉文喜據澤

上布諸州貢獻

劉文喜為朱泚等所圍

桑道茂請築奉天城

登里干汗大築宮殿

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舊制為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又欲發

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

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為今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

怒以為沮己徵秀實為司農卿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涇原節

度使以留後劉文喜為別駕懷光始為邠寧帥軍令嚴峻及兼涇

原諸將皆懼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

實為帥不則朱泚乃以泚兼涇原節度使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

旌節四月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

討之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為

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泚如字言倍克其民若泚備然

癸丑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

歸之度支以代租賦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久而不拔

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疲音波謂蘇息不可其民者疲困者不可

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孽魚列勿庶子也猶木之有孽生故以為喻何以令天下

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事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

邸典禮勿藩謂為藩屏者凡郡國朝堂肯附叛人必為陛下梟其

宿之舍率名邸即至也言所歸至也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

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

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於是眾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

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

竟不果城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術士桑道茂

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

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

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吐蕃年羽可汗之號始自尊大

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

○七月邵州賊帥王國良降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果使

戍武岡以扞西原蠻京果貪暴國良家富京果以死罪加之國

曹王自來往降

王國良

楊炎屬以劉晏
為怨望請殺之

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眾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湖毗實

王臯為湖南觀察使曰驅疲也眩誅反反也非策之得者

也乃遺國良書云云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未決臯乃假

為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

受降舉軍大譟國良趨出迎拜請罪臯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

守之具散其眾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荆南節度使庾

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

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究之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

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

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也皆倚辦於晏晏初為轉運使獨領陝東諸道陝西皆

度支領之末年兼領未幾而罷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

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置郵買遞驛覘報四方物價

覘丑廉切又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

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常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

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書句古侯切

一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繁廉終

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然惟晏能行之它人效者終莫能

逮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語言無敢欺給

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

晏沒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

稅自廣故其理財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

縣雨雪豐歉之狀豐稔也歉吉念切博雅貧也白使司豐則貴糶歉

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

之端先申至其月須如蠲免其月須如干救助及期安不

穀 劉晏長於財

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他鹽度支主之汴渭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先是運關東穀人長安者以河流湍悍他官勿水之急流其勢勇悍也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上在到勿水運也下藏江船達揚州船自江行者為江船與汴船何船謂

船同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

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為一

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擾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

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

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求久之慮今

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遽

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

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

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此說文

小粟易漕運遂費矣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

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九月將作奏宣政殿廊壞

十月魁岡未可修魁枯回勿此斗魁星之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

吉矣安問時日即命修之大曆以前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

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賦吏者殆二十年

上不聽魁岡之說

薛苞 受貶

訪待制官以

時政

籍天下稅及財

李寶臣與田

李正己等

選諸判官備

郭子儀知盧

杞得志

退楊炎而用

陞江西觀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觀察
使薛苞文雅舊臣徵為左丞苞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
得御史真寓發之真王問切姓也 貶連山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
不敢放縱上初即位踈斥官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
苞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官官武將得以籍口曰南牙文臣賊動
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
倚仗矣 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
失遠人疾苦 是歲天下稅戶五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
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
七千餘斛

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相結
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節授
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屢為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
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

為亂皆籍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
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
必為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謀
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然驕駭永平軍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
州至是分宋毫潁別為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洽後改名玄佐為之以

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為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
節度使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割鄭州
隸之選嘗為將者為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 御史中丞盧杞突

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擢為京畿觀察使郭子儀每
見賓客媚妾不離側杞常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
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
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上惡之遷炎中書侍郎擢盧

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
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

張巨濟戒軍士勿飲酒

軍興增稅

田悅等合謀篡

名韓見軍為

田承嗣屈膝孫子儀

馬燧李晟等攻田悅

盧杞譖殺楊炎

之更汴宋軍名曰宣武 發西京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將士神策軍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可亥切兵樂曰凱司馬法得意則置樂豈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歌示喜也城濮之戰振旅置以入于晉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鉗鬻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五月以軍興增商稅為什一 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為境自將兵數萬圍臨洛邢州刺史李共堅壁拒守 六月以浙江東西觀察使韓滉為潤州刺史浙江東西節度使名其軍曰鎮海 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

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入子七壻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

顯五感切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頓首

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

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

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 七月田悅

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李抱真告急

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

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

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兵至臨洛悅悉眾力戰凡百餘

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時平盧節度

使李正己薨子納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惟岳皆遣

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上干元切縣名屬魏州 淄青軍

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栢鄉 盧杞譖楊

馬燧合李抱
真破田悅

朱滔敗惟岳於
東鹿

田悅遣開說
朱滔

炎十月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崖州縊殺之

三年正月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將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為諸軍破之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留百騎於營中乃抱薪持火伺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留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結陳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入城旬餘日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鹿丙寅朱滔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武俊甚懼引兵還襲惟岳縊殺之傳首京師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紉於濮州紉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二月以王武俊為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田悅聞之遣間使至深州說朱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

王武俊不受討

田悅詔

朱滔將騎步攻

田悅

韋都賓請借富

商錢

馬燧獲朱泚
反書

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歸報魏州又遣使詣恒州說王武俊
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三月遣中使發盧龍恒
冀易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
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裝裝共
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温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
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
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
冀凡利切欲也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上
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遂
將步騎發深州至東鹿詔且將行詰去吉切士卒忽誼諫曰天子
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牙官蔡雄等矯
謂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又呼曰雖知司徒此
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深州休息數
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
為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莫敢前
却進取寧晉留屯以待王武俊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
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
商請括富商錢括古括切檢也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
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
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價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上音彭
捶擊切榜掠也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上許驕切又如被寇盜計
所得纔八千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僦即就切債也櫃求立切商
錢杜佑為度支又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
取杜佑為度支又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
君效切百姓為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
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
已竭矣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中蠟盧蓋切以蠟書為髻置書
其中故曰蠟書髻吉誦切束
鬘也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
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

東

盧杞排張鎰

盧杞勸上以

嚴刻

李懷光以輕

敵見欺

置鹽鐵使於

汴水

顏真卿折盧

杞

關播受制於

盧杞

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綵
 金銀其軍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
 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
 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
 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
 筭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
 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乃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使上初即位
 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盧
 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
 外失望朱滔王武俊自靈夏南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
 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置義武軍節
 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
 牛酒出迎魏人懽呼動地滔營於恆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
 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遽擊滔於恆
 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
 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為二滔引兵
 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馬燧等各收軍保
 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絕官軍糧道及歸路馬燧懼遣使早辭謝
 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滔許之
 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八月置汴東西水
 陸運兩稅鹽鐵使二人度支總其大要而已以涇原留後姚令
 言為節度使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
 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紙甚切今相公忍不相容
 乎杞矍然起拜切處也然恨之益甚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
 恐其分己權乘間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十月以播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
 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
 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慤慤故相引至此歸者奈何發

田悅等稱號
稱王

徐承嗣請置
正元曆

盧杞排顏真
卿往李希烈
之所

口欲言邪捕自是不復敢言十一月田悅得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眾共伐之滔等皆以為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群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十二月李希烈亦自稱天下都元帥司天少監徐承嗣請更造建中正元曆從之

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官軍數為所敗上問計於盧杞杞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又使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教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自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投刃擬之為將割滔之勢割指交切細割也滔徒濫切食也將割而食之故謂之割滔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眾令退留之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李希烈稱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為四王顯真卿反之稱為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誘與父切脅處

行稅屋間架之法

業切以利動之曰脅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搖坎於庭云欲阮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初行稅間架音稼趙贊奏行稅間架每屋兩架為間上至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明年詔罷其法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以籌筭也其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買真儀切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

陸贄執贄為翰林學士

陸贄上兵民

日學及開中刑

勢之論

緡其賞錢者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御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戰則載戰于戈詩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備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

李希烈圍襄城

軍士怨糧食作亂

上與貴妃等出

莫北門

姚全言與亂兵

迎朱泚

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志深根固柢之慮陛下追想
 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
 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漢關中之三輔也曰京兆尹曰左徵發已
 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
 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譎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
 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
 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出各保安居又降德音
 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蠶邑輸者弭怨上綿婢也見處者獲
 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李希烈圍襄城上發涇原等
 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
 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灤
 水詔京兆尹王翺檄師惟糲食菜餒糲口到切軍餉也衆怒蹴而
 覆之蹴十六切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
 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
 旗鼓譟擐胡攢切費也春秋傳擐甲執兵譟先到切羣呼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尚在禁中
 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以兵擁令言而西初神策軍使白志
 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二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
 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上方接切負也司
 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
 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
 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死北門出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
 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官官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
 於東宮至是帥官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
 為涇帥坐第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
 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
 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姚令言與亂兵謀
 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
 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居舍元殿設誓嚴自稱權

口遂幸奉天

潘休等皆得朱泚

段秀實與段

謀欲殺朱泚

乘輿

朱泚報吳淑於
忠者

段秀實以笏
擊朱泚

知六軍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上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乃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先是源休以才能張光晟以節義將鎮以清素彭偃以文學敬釭以勇略皆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泚又以司農卿段秀實又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使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己皆為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岐巨支勿姓黃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聞群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不敢行金吾將軍吳淑附口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附上方獨請行上方上悅

遂奉詔誚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上音洛下音擇驛也驛也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譟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

張鎰為賊所殺

蕭復諫上幸鳳

翔

朱泚稱帝殺唐

宗室

馮清河發甲兵
器械於奉天

上遣使告難於
諸將

奉天為朱泚所

攻

陸贄言致亂

之由乃臣下

扞之纔中其額，澣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眾爭前殺之。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鳳翔節度使張鎰，性儒

緩，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為泚所厚，夜與其黨作亂，鎰追城而走。賊追及而殺之。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

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御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

元應天。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剪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

凡七十七人，樊系為泚撰冊文，既成，仰藥而死。姚令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馮河清為涇原留後，河清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

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涇原節度使。後為其下所殺上遣中使告難

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眾赴長安，馬燧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洺。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有眾數萬。以姚

令言為元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上天黎切雲梯也。以登城衝。昌容切亦作幢，陷陣車也。日來攻城，渾瑊

韓游瓌等晝夜力戰，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

下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讟徒谷切。春秋：陛下有

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豈徒言歟？

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祖伊商紂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

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自頃

李抱真遣使說

王武俊合謀攻朱

泚

韋臯伏甲誅朱

泚使

加奉天為行營

節度

健步跪奏乞禮葬

人采蕪菁根以
進於上

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譙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
自朝列下達蒸烈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固非悉知筭術
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
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
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
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祓氛盪滌池浪切猶言
蕩條勞數文切祛氣也旋復宮闕而已田悅說王武俊使擊李抱真於臨
洛抱真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
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
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北歸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
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
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回紇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
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
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西倚其兄北引回紇

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不若與昭
義併力取滔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
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攘汝陽切搯扶出臂也
攘袂爾弊切衣袂也二百
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
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初朱泚鎮鳳翔以隴右營田判
官韋臯領隴右留後至是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中丞臯宴
玉於郡舍伏甲誅之十一月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
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上音胡縣名屬蔚州縣
有飛狐關故以名縣晝夜兼行至代州
詔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

四年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
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汝朱切短衣也下
上為尋
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
緝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菁音盈切本草注云蕪菁北人又
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采
對采菲疏云陸機云葍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蕪菁
也陳楚謂之豐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菁趙郡之部謂之大芥

上率群臣欲降

朱泚

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晝夜倍道至河中有衆五萬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泚泚內以長安爲憂乃急攻奉天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賊乃引退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譟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癸巳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之朱

李懷光敗泚兵

於醴泉

朱泚入據長安

府庫

盧杞譖李懷

光

泚至長安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李懷光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以懷光之言告盧杞杞懼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鄉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

陸贄勸上通

下情

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
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
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群臣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
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群情四方則患
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
之誠不升於軒陛下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
事不必實上下否隔上備鄙切否泰之否以真偽雜糅欲無疑阻
其可得乎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泰通言之則否為闕也又上疏其略曰臣
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
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
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為
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
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
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臣於往年

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

臣躑躅趨退躑躅其欲切曲也躑躅亦切累足也詩謂天蓋高而不敢

上地厚而有陷淪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

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

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

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

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

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

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

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

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衒自賣也歸過於朕

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天抵皆雷同並如

記母雷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已不當
然也一說雷震萬百里而百里為一同事無可否而同之故謂之
同聲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

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
納卿宜深悉此意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
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辨則臣下何敢盡言
乃復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
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
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
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
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
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
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
以為悔者也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
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
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
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
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
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
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
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
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為
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
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
情莫不求之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
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
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眩黃翰切厲威嚴恣彊復強復切此六者
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懼懷畏懼切而怯懦也此三者臣下之弊
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取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
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勦初交切

禮毋勸說注勸猶覽也謂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禮乙力力

取人之說以為已說各勿以自臆之意村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

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復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

則下之畏慄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

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

一幸而得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又曰昔趙

武訥訥儒劣勿言緩也又效骨勿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訥近仁注云木質撲

也訥遲鈍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

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

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

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

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

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

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儻言之不切天

李懷光表言盧杞等之姦

下之不開又此身之後光矣上頗用其言李懷光頓首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眾論誼騰亦各杞等上不得已十二

月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趙贄為播州司馬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

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

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上侯野切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為動人

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

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陸贄勸下白責之詔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唐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中

下詔自責

興元元年春正月朔赦天下改元制曰朕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弱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餉式亮切饋運也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眾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覩貌典上他面慚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目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動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盜竊名器暴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

吏百姓等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

榷鐵之類悉宥停罷墊都念切陌也即趙贊所請除陌錢法也凡至是而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

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

也朱泚更國號曰漢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

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賦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

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即皇帝

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上於行宮廡下上同撫切堂下周屋也貯諸

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榜補曩切亦作榜木片通榜也陸贄以為戰守之

功賞資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之上即

命去其榜蕭復嘗言於上曰官官自艱難已來多為監軍恃恩

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空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

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

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

李希烈僭號

稱帝

陸贄請去瓊林

大盈之榜

蕭復去官官

不得更單

上與陸贄論
蕭復

其
沈

渾瑊請上幸
梁州

李晟以忠義
感激

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
 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
 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
 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
 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為之
 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
 趣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脩勸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
 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
 牙楯食允切牙牙楯甲楯也牙所以傷敵楯所願陛下明加辯
 詰若使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玄則蕭
 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為此悵恨也上亦竟不復
 辨二月李懷光既齋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
 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
 咸陽西陳濤斜並如字陳濤斜地名築壘未畢此眾大至晟謂懷
 光曰賊若固守宮死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
 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
 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
 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許觀切諸將數勸之攻
 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
 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從之上欲親搃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
 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
 謀益甚丁卯還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渾瑊聞之遽上請決幸
 梁州上從之命戴休顏守奉天除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加平
 章事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
 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先
 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
 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內
 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

懷

田悅為靖計殺

車駕至城過公主

陸贄諫殺

瓜菓之官

翰林為內相自贄始

袁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而慙也亦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是時韓游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三月田悅為其姪緒所殺緒權知軍府事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始李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河中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上長女也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相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

為青朱雜沓於胥徒

胥徒合切沓皆混雜之稱

金紫普施於輿皂

昨早切左氏傳人有十等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輿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

賈之猶恐不重若又自弃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

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

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誕徒

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

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

以佐實利者也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

不占負然而突鈇鋒突險沒切觸也鈇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

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

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

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

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

車駕幸梁州

朱泚遣李晟

家書

渾瑊屯奉天

姜公輔諫為

幸梁州

陸贄上諫

置刑廷

然贄數直諫上意廬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贄極言杞莢邪致亂
 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
 隆未得為相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
 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
 蹕上音注止也下音畢蹕蹕也蹕以清道糧用頗窘嚴震百方以
 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李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
 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
 言家乎此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
 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音曷備寒之服詩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終
 無叛志渾瑊帥諸軍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上
 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
 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
 急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
 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贄上奏以為公輔任
 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上問
 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
 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救廉切視也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
 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
 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
 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
 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
 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
 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豈不以虛懷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
 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
 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讎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
 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寓王矩初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
 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

賈林復合表
倭攻朱滔

上以贈帛給將士

韓美遣使獻綾羅

陸贄論用將
之義

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蓋餘三

之蓋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

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

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朱滔攻貝州時滔與田悅有隙百餘日

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

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明公欲保其宗

族得乎不若乘與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

日梟夷上堅堯切梟變匪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

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抱

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

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

同滅賊未幾抱真武俊合兵破朱滔於貝州滔引還幽州五月

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衣韓

灑欲遣使獻綾羅四十綾羅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灑喜曰君能

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侍已羅門

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為邏騎所獲晟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晟方自臨築壘此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

賊敗走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王必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萬頃帥眾拔柵而入

必演引騎兵繼之賊眾大潰姚令言帥餘眾西走猶近萬人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令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

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

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六月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不封之魏中外漢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自後上行在曰臣以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蓋不移前書音義曰鐘蓋頭龍身神獸也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在渭橋焚惑守

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焚惑退舍焚惠高切星名焚惑曰南方夏火主禮也視禮廢失則罰見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

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邠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羸怡成切縮所六切五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至彭原西城屯其

將梁庭芬等斬之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表以為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疲滿繁刀

勞也察側

舊人

陸贄諫擢

詔改梁州

李晟謁上於

三橋

上詔李泌謁
行在

李泌謁河中

足百八

李泌諫百邪

昕李元忠

李希烈殺

顏真卿

加李晟為西

平王

復用官典兵

兵

病也瘡痍之卒瘡初良勿瘳延知切皆傷也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

推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城詔

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詔改梁州為興元府

車駕至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

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

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初肅宗

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

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

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以泌為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上問李泌

河中密迹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

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

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為意懷光

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

取以為功如夢魘之人耳魘於舟切猶夢也一日雖中魘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

以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

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

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奈何拱手與之且

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一旦棄之

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衆

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李希烈聞希倩伏誅希倩希烈之弟也將兵從朱泚泚敗

為李晟所殺忿怒八月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

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

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救邪遂

縊殺之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奏請往理不用

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乃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

平王時涇原節度使馬河清已為其所殺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時

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之上不許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

復以官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官

典兵

典兵

李泌言韓晃
無官日

蕭復請以
臬代陳少遊

官實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

者稍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

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議者言韓晃聞變輿在外作鑿人君乘

李泌對曰晃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晃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

五州盜賊不起皆晃之力也晃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

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

其子臯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晃

之用心臣知之至孰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

之必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晃它日又乞下章以解朝衆之惑面

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晃感激速運糧儲上即下必章令韓臯謁告

歸覲省其親也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因言閔

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晃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

濱發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聞晃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

曰韓晃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

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

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

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

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

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

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獲隱

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

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

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罷為左庶子

貞元元年正月上欲復用盧杞先以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

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

奈何遽遷大郿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制出高

上欲復用盧杞

以韋臯為節度

馬燧攻李希烈

陸贄為上以

李希烈

執之不下且奏杞不可復用上不聽高復於正牙論奏陳京趙需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乃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於是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必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六月以金吾大將軍韋臯為西川節度使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忬知軍事詔以忬為幽州盧龍節度使貞元元年忬薨詔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因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八月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譟亂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朔方將牛勣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心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常覲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敕余章切舉也亦作揚聞者莫不涕流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鬻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尺諸氏切賈遠云八寸曰咫是則聖王之敷理道募服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帥之停兵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

用劉崔為平章

陳仙奇殺李希烈

韓晃運米至陝

市以醉人為瑞

此米留李希烈

寇

上與李希烈

復府兵

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但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他與切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上乃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徒結切又音突也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十二月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二年春正月以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侍與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造少居上元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

○李希烈在蔡州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舉眾來降兵馬使吳少誠復殺仙奇自為留後

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中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晃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八月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又詔馬燧以河東軍擊之燧至石州河朔六胡州皆降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

洮他刀切水出西羌中北至抱罕唐為洮河道以圖吐蕃於是始有戍之役武后以

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尉手反，蒸氣

上行也，髮紉勿切，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効之。

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墮，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

牢，繫不步也，立也。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

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

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謂之曠騎。上虛郭也，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曠騎，曠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其

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直略

著土也，而有常居，不隨蓄牧移徙。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志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

梗，彙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

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九月，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

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

三年二月，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蕞滉在二浙所辟僚佐各

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

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其

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分浙江東西道為三浙，西治潤

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各置觀察使以領之。初，吐蕃尚

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

修盟而歸侵地。使者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齊河。

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時李晟自鳳翔入朝。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與張

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計遂定。延賞數言晟

不宜久典兵，上乃以邢君牙代為鳳翔尹。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

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

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

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

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沉密，未嘗泄於人。四月，軍城自咸陽

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使將二萬餘人赴盟所。閏月，大省州縣。

諸衛各置上將

韓滉辟故人子

為監門

吐蕃請盟於
馬燧

官負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
 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渾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張延賞集百
 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瑊侍中表也盟
 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音垂備諳虜情所以論奏
 但恥朝廷為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
 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
 知之乃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
 皆可踰也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城等皆不知入幕
 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鬚
 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
 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
 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騎乃還元光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
 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
 入時燧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
 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
 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上大譟明日謂渾
 曰知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由是惡馬燧六月以燧為司
 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使初吐蕃
 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
 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
 失渾瑊而上張延賞執燧謝病不視事 以李必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必曰卿昔在靈武已應
 為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
 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
 顯達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
 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何不可必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
 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
 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

李紳諫上公宰
相之職

李紳請復州縣
官

上與李紳議復
府兵

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上昔右切判也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泌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負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上皆從之詔先所減官並互復故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絲纈上此宰切綾絲也下胡結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析支國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若

李沙請入粟
以補海軍

上以李公蕭蕭
并

李沙諫上廢
太子

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售承况切說文責物去手也詩賈用
不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必又言邊地
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
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
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本
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
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
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
天下無復事矣必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
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
對必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
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
募願屯田者什五六八月初却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
女為太子妃部居號切神龍二年更名河南府陽城為告成即漢
上恩禮甚厚王常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皆疾之或告
為厭禱上於葉切下都皓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
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必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
温仁必曰何至於此陛下推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
姪得無失計乎上怒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
盡言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鄉使楊素許
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以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
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
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
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抽笏印頭而泣曰如此臣
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
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一日上開
延英殿獨召必流涕闡于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
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

李泌勸罷
貢獻

上啟新店而民

家訪問

矣。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其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自興元以來，至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十二月庚辰，上啟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徭也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卹，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墜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致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而逃，猶得

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辯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不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四年正月，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從之。初，李泌奏以元友直為河南江南勾勘兩稅錢帛使，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乃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惆悵，憂也。張丑亮切。望，恨也。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

詔兩稅三年一定

李泌請增百官俸

上復宣索財物

李泌諫上封白起

上不知盧杞為邪

李泌諫上言天命

上與李泌論盧杞等

杞等

李泌薦用楊城

詔免歲外貢輸

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管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大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扞侯肝也禦偶許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

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躄矣且白起列

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為榮矣上從之

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

所以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它人皆可以言

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

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上倉胡切或作懶下難之輒

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見盧杞小口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

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

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邠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此朕所

以私喜於得卿也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

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

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

吐蕃欲寇四川

李泌請移張建

封

李泌屢乞更相

上皆賜功臣名

萬屯於瀘北章阜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叔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駿可代互徵為金吾將軍萬一使它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紀綱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

五年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屢乞更命相仍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監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為不可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

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三月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七年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毀裂素牘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咎一人夕貶萬里由是府縣雖有公嚴之官莫得舉其職而并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二月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若軍士陵忽府縣禁身以聞委御史臺推覆縣吏輒敢笞辱必從貶謫

